

生死考验(上)

徐澄范

1943年下半年,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屡受挫,后勤物资供给不济,进攻彻底失败。日军更加疯狂地在江南地区强征军粮,加剧了常州米粮市场的恐慌。米市萧条,米价飞涨,百姓叫苦连天。常州米统会势力猖獗,非百姓、粮商所能抗衡。

常州地下党负责人戚拯、许云龙请示中共山南县委同意后,决定对米统会采取特别行动,设法干扰、阻止日本鬼子及汉奸掠夺米粮的恶性。当时常州米统会的会长由汪伪武进县的县长汤卓然兼任,副会长周炳祥为侵华日军征收军粮非常卖力,致使市场上米行关门,米价昂贵,百姓对周炳祥痛恨至极。地下党组织决定先礼后兵,先由聚丰园饭店襄理王国民出面说服周炳祥。

王国民信步来到周家,见到周炳祥,王国民先从邀请周先生到聚丰园饭店吃饭为寒暄开始,向他反映街头市场听到的、看到的市民因米价飞涨而生活困难的情形,劝说他为父老乡亲的生路网开一面,不要为日本人抢夺民粮。没想到,王国民一番真心实意的劝阻,周炳祥听不进去,推说这是上面的指令,对王国民的劝说无动于衷,置之不理。

戚拯、许云龙听了王国民的汇报,决定让王国民执笔,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名义给周炳祥写一封劝告信。信写好以后,王国民趁黑夜将这封信塞进周家的大门。

过了几天,周炳祥还是没有动静。于是,按照许云龙的指示,王国民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,再到周炳祥家里邀请他吃饭,以此探听他的态度。周炳祥放出狠话:“你是谁?竟敢威胁我米统会和汤县长。你不要再来骚扰我,否则,可别怪我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去。”

多次劝说无果,戚拯、许云龙迅速拟定了抓捕方案,报请山南县委批准执行。抓捕周炳祥的特别行动开始了。

1944年1月的一天夜里,许云龙带领王国民、姚子杰、张川大、沈友生、张传春等6名武装人员化装成伪警察,赶到晋济桥西深巷内的周家,敲开大门,将周炳祥抓获。随即将他解送新闻,准备过铁路送往武北。不料日伪军把铁路全部封锁,无法通过,而天又快亮了,现场指挥的许云龙决定将周炳祥暂时关押在戚拯的一个亲戚家,留下

武装人员张川大持枪看管,其他人先行撤离。

这一天午餐的时候,张川大让绑在柱子上的周炳祥吃饭,把他嘴上的封口布揭开。老奸巨滑的周炳祥立即抓住机会,策反张川大。周炳祥开口说:“老兄,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,就不知你肯不肯把握哦。”张川大呵斥周炳祥道:“讲个屁啊,你给我老实点。我的命运怎么能改变?不用你操这份心。”周炳祥嘿嘿一笑:“老兄,只要你把我放了,金钱、美女、当官,我都依了你。”张川大一听连连摇头:“你想得也太美了,那可不行。我把你放了,我不就叛变了革命吗,再说你这么坏一个人,我凭什么要放你啊?”周炳祥笑道: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;路分东西,各为其主。我也谈不上坏不坏,老兄,你只要把我放了,我就会让日本人给你升官发财。你现在跟着几个穷鬼混有什么出息呢?”张川大大吼一声:“闭嘴吧,快点吃饭。”周炳祥继续说道:“我劝你再不要跟这帮穷鬼混了,只要你肯听我的话,你肯定能够时来运转。”张川大瞪大了眼睛,有点被说得心动了,于是,将信将疑地说道:“我现在如果离开他们投奔了日本人,那不是显得我太不要脸了吗?”周炳祥冷笑道:“脸,脸皮值多少钱一斤?只要你把我放了,我说话算数,马上让日本人重用你,给你升个一官半职。”周炳祥的这一番鬼话,把张川大说得哑口无言,愣在那里。

思索良久,张川大把牙一咬,豁出去,干了!张川大帮周炳祥解开绳子,拉着周炳祥逃跑了。一口气,就跑到了周桂馥的汪伪密探队。

密探队长周桂馥,马上就带着手下到戚家抓人。刚好,戚拯外出不在家。然后,周又带着手下到西门外宣家弄抓许云龙和王国民,当时,许云龙和王国民正在家里商量工作,突然听到屋外急促的脚步声和敲门声,知道行动暴露了,王国民坚定地对许云龙说:“我一人承担,你不知情。”许云龙很冷静地说:“守口如瓶,就有办法!”“呼”的一声,大门被一脚踹开,面对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密探,许云龙和王国民镇定自若。周桂馥用狡黠的目光看着许云龙说:“许副组长,请你们跟我走一趟吧!”在新丰街国民旅馆里,姚子杰也被逮捕了,只有张传春从窗户爬出,顺着电线杆滑下去逃走了,然后去给戚拯报信。戚拯随即转移,聚丰园饭店只得被迫关闭。

老梅

蒋保林

老梅在离家五百米不到的地方。走出小区向左穿过红绿灯,在挂着细小白色果实的乌桕树下走过,尔后再向右穿过红绿灯,前行不远就接近老梅了。

老梅有六株,一排是三棵,一排是两棵,最大的一棵在前面,似乎一树花开就能抵上它们全部。

我与老梅认识六年了。据我估计,这几株老梅应在十多年前就移植过来了,它们同左边的高铁,右边的马路一起呈现在人们视线里,只不过,高铁和马路是无中生有,而老梅却是从旁处迁徙过来的。我不知道老梅的故乡在哪里,它和我一样先后在这城南扎根,也算是有缘了。每年春天的时候,我都要去看这六棵老梅。临去前,脑海里总浮现出去年的老梅形貌,似乎去年的形貌从未远去,长在我的脑海里,花开在我记忆里。

老梅枝干遒劲,主干只有四五十分公分高,然后开始分枝,弯弯曲曲划破空气,伸向蓝天,仿佛一只只手伸向天空。老梅树皮苍黑多皱,像老人青筋凸起的手,又像老汉沟壑纵横的脸,仿佛从岁月深处走过来,带着时间印记,写满风雨沧桑。

正月一到,气温略高,老梅就结出花蕾。一个个花蕾就像埋伏在枝干里似的,一夜之间全长出来了,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它们便遍布枝头,只等一场春风,或一场春雨,就开始花的事。

老梅的花是粉白色,花分五瓣,中间长着黄色的蕊,柔柔怯怯,孩子似的,与苍劲的老梅形成鲜明的对比,颇有点枯树发新芽的味道。

今年我去的时候,春天刚刚开始,梅花开得很不多,枝干上只有几朵性急的梅花在开放,大多数的花

苞还在等待,也许这是最好的状态,你开我谢,绵延不绝,花的事业才会更为长久。

这几日我流连在老梅下,只见无数的梅花在绽放,在我头顶,在我身旁,在我眼前,或仰或俯,或开或谢,或笑或语,或隐或显,或上或下,或近或远,但无一例外地向我袭来淡淡的清香,染上我的衣襟,钻进我的鼻孔,沁进我的胸腔,化进我的血液,我仿佛漂浮在一团香气里,再也不想离开。

一只蜜蜂飞来了,和我一样绕着花朵,嗡嗡作响,它看着花朵,我看着它。蜜蜂从花瓣上爬过,钻进花蕊,又从花蕊里爬出,再辗转另一朵花上。每朵花都在欢迎它的到来,它是梅花最好的朋友了,我好像是个旁观者似的。

老梅左边是高铁线,不时有呼啸的高铁疾风般驶过,车窗内的人脸像闪电般划过我的眼睛,也许这几株老梅也像闪电般划过他们的眼睛,如惊鸿一瞥,浮光掠影。车内的人匆匆奔赴远方,奔向时间的深河,谁也不会在意这几株老梅。老梅自然也不在意它们,它只知一年又一年开出粉白的花朵,散发出醉人的芳香,长出绿色的新叶,结出青色的果实,尔后叶落归根,沉默在秋冬的寒风里,接受岁月的轮回,不痴不嗔,不贪不妄。一瞬间,我觉得老梅仿佛是个智者,又是个禅味十足的僧人,旁边匆匆而过的高铁,疾驶而过的汽车,忽来忽去的行者,包括偶尔前来的我,都是过客,没有什么能影响它的生长、开花、长叶、结果。它们盈盈地笑在春风里,坦坦地沐浴在阳光里,哗哗地喧哗在风雨里,时间对于老梅来说,是短暂的,也是永恒的,它与天地同在。

阳光灿烂的午后,我在老梅下走过,春天已然来临了。

当事事为第一流

恽逸群:阳湖精神的传承者、践行者

顾祖年

“当事事为第一流”,这是清代的恽敬对好友张惠言说的一句话,被张惠言写进名篇《送恽子居序》中。后来,这句话成为深刻影响常州人的名言,是阳湖(常州)精神的重要体现。

恽敬,字子居,散文家,与张惠言同为阳湖文派鼻祖。恽逸群是恽敬的同族后裔,他生于斯长于斯,从小耳濡目染,不能不受到先祖和阳湖文派倡导的“当事事为第一流”的思想和精神影响。我们从他参加革命的实践,到他从事新闻工作及做学问上,处处可以看到阳湖(常州)精神在他身上闪现的光辉。

拿对方的拳头打对方的嘴

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后,到处刀光剑影,腥风血雨。公开身份为国民党武进县党部负责人,地下身份是中共武进县委宣传部部长的恽逸群,遭到国民党“清党派”的排挤。可是他以新晋的“商人部长兼青年部长”的公开身份,机智灵活地开展活动:一是拿出祖产70多亩良田作抵押贷款,在常州市中心药王庙和恽氏家庙内创办私立“逸仙中学”;二是利用开明人士杨木者任校长的前黄公学,组织开展革命活动;三是创办都家桥农工小学,指派共产党员张云鹤任校长。三所学校作为党在常州城乡的活动据点,接纳从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宜兴等地秘密转来的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。在沪宁沿线一派白色恐怖的氛围中,三所地下党学校,成为了“红色港湾”“红色驿站”,为党培养、输送了一批革命骨干。

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,蛮干“暴动”使得江苏多地的革命遭到重创,而常州武进“革命实力不但没有被削弱,反而得到保存和壮大”,在整个苏南独

树一帜。常州是怎样使革命火种得以延续并逆势发展壮大呢?恽逸群领导的中共武进县委,抓住了“抗租、抗税、抗债”的“三抗”大旗,把矛头对准号称有10万亩土地的最大地主天宁寺。他们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法条款,在报纸上大造舆论,揭露天宁寺冒粮收租、剥削佃农的罪行,要求清算历年浮收,同时刊载《天宁寺佃户控告全县父老书》,动员农民开展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。恽逸群说,这种斗争策略叫“拿对方的拳头打对方的嘴”,叫他受得进,说不出。后任武进县委的领导,继续采用恽逸群的斗争策略,最终使常州的农民运动获得了胜利,并为未来武南抗日斗争培养了星星火种。

两获新闻界“彗星”赞誉

1936年12月12日,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爆发了。西安事变后第三天,国民党亲日派就作好了“讨伐”的军事部署,内战一触即发。全国舆论一片悲观,认为中国将重演“西班牙第二”的悲剧。远在上海的报纸主编恽逸群,经过一夜蹊蹙,反复思考,提笔写下《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》,于12月16日在《申报》上刊出。恽逸群指出:“中国决不会变成西班牙第二。”他说,中国的情况“与西班牙的完全为了对内问题,和叛军显受外国指使的情况完全不同,何况全国的军心民心,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强敌入寇的时候掀起内战,又哪里会变成西班牙第二呢?”就在这篇评论发表后的第二天(17日),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达西安,提出了“保安全”“和平解决”的政治主张,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。恽逸群的科学预见和判断,与党中央的决策及客观形势的发展完全相符。他非凡的洞察力,博得了上海新闻



雅江峡谷又一春 (油画) 李世俊

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

狄吟红

比之下,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似乎更委婉安详,更能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热爱,对时光的敬意。那是最最平常的柳树,长在亭子前,沉静,素朴,看似柔弱,却自有风骨。

冬天还未到的时候,我就想着,也要在冬至那天,学古人,写下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的第一笔,用半熟的宣纸,用狼毫,最好是用颜体楷书,方正浑厚,又有着缱绻深情。然后,这个冬天,我每天都会期待着这样的时刻:在下着雪的清晨,或者喝罢一杯酒的黄昏,饱蘸笔墨,认真真真书写。每一日写一笔,墨痕有深有浅,有浓有淡,那是光阴一日日的印迹。每一日似乎都是重复的,又似乎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。

写下弯弯的那一天,是小寒,阴雨绵绵,可是,蜡梅开了,灿烂俏丽,幽香浮动,于是,这一笔的转折里,便有了脉脉幽香;写下这一竖的时候,是大寒了,漫天飞雪,道路湿滑难行,我在思念远方的那个人,等了好久好久,还在路上,于是,这一笔里,便有了望眼

界同行的赞誉,称誉他为“彗星”(意即光芒四射)。

上海沦为“孤岛”后,在日伪的逼迫下,进步报刊纷纷停刊。恽逸群奉命坚守敌后,进入挂美商招牌出版的《大美报》任编辑,在极端艰危的环境中坚持战斗。不久,党在上海用英商招牌出版《导报》《译报》,恽逸群又分别担任主笔、总编辑等职务。他除了每天要为两报撰写评论外,还要同时为《大美报》《华美晨报》组织全部社论,为《循环报》组织部分社论。他一天要为四五张报纸同时写稿,他倚马立待的写作才华,可见一斑。车间排字工人往往就等在他的身旁,他写好一篇,排字工人立马送去排样,从不耽误工出时间。恽逸群的文章如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,使沦陷区人民在如磐的暗夜中看到了一线光明,听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。

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失守,抗战进入相持阶段。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借口长沙大火事件,公然在报纸上发表污蔑抗战、鼓吹投降妥协的汉奸言论。由于当时汪还是国民党副总裁,没有人敢公开挑战批驳他。这时,恽逸群勇敢地站出来,立即在上海《导报》发表《异哉汪精卫之言》一文,淋漓尽致地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。仅仅1个多月后,汪精卫果然逃到越南河内,发表臭名昭著的《艳电》声明,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。恽逸群料事如神的观察力和无所畏惧的胆略,使他又一次获得了新闻界“彗星”的称誉!

要有人才就要先办教育

恽逸群对新闻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,是亲自创办并主持了8所新闻院校(系)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干

部,其数量之多,影响之广,在中国现代新闻教育家中,堪称绝无仅有(这8所新闻院校(系)是——上海政法学院新闻系、香港中国新闻学院、“自修大学”新闻专科、华中新闻专科学校、华东新闻干部学校、济南新闻学校、华东新闻学院、复旦大学新闻系)。

上世纪30年代,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十分落后,全国大学的新闻系和新闻专业总共不到10家,无论从数量和质量,都远远落后于日本。有鉴于此,恽逸群在大美晚报开辟《记者座谈》专栏,开展新闻业务的探讨、交流,他还先后在许多报刊主编新闻学专刊,如上海《译报》的“新闻学”专刊、香港《星岛日报》“新闻学”专刊、《新华日报》华中版“新闻工作”专刊等等。1948年,根据他在华中新闻学校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《新闻学讲话》,被誉为“中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新闻学”的著作,书中他提出的“四基五性”观点,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

恽逸群对新闻教育的理念,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:(一)培养进步的新闻人才,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和进步思想的教育;(二)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,贯彻兼收并蓄的方针;(三)重视理论与实践创新,学校采取边教学边实践的方法,让学生在获得理论知识的同时,较快具备实践能力。

1954年,他在谈到新闻和出版界人才规划时,说过一段经典的话:“人才是发展之本。要跻身世界出版业,关键要靠人,靠人才……有人说我办教育成癖,我在上海、香港和解放区都办新闻院校,大力培养新闻干部。我的经验是要有人才就要先办教育。”恽逸群在新闻和出版教育上的人才观,在当时是很超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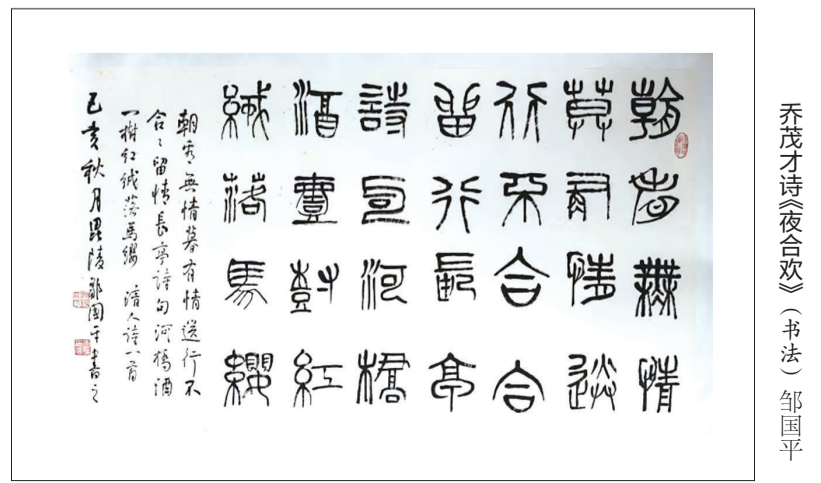
恽逸群对新闻、出版事业的贡献,数不胜数:在抗战的艰难岁月,经过恽逸群的出谋划策和安排,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抢救出全套《申报》资料,确保了中国新闻史上数量最多、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资料不被日本人抢走;新中国成立之初,地图出版大都为私营机构,恽逸群为抢救地理研究资料,安置人才,率先在《解放日报》内成立舆图部,这是当时新闻界的一大创举,为后来中国地图出版走向正规,作出了贡献;此外,他还筹划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新闻图书馆,抢救新闻史资料,安置旧有新闻人才,被誉为中国新闻学泰斗的方汉奇教授,年轻时就曾是新闻图书馆的一员。他还和叶圣陶等教育专家,共同修订并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学生字典——《新华字典》,迄今已累计发行6亿多册。

恽逸群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,晚年他抱病在常州休养时,常与友人探讨历史上常州及苏南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原因,探讨阳湖文派、常州学派、常州词派、常州画派的起因及历史作用。他一生写作无数,晚年甚至制订出十到十五年的庞大写作计划……

今天,我们在纪念恽逸群的同时,要继承和发扬他的传统文化精神,学习他在新闻文化上的传承、创新精神,总结研究他在新闻文化界的历史地位和贡献,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美食,忙着看电视,这一笔,好似匆匆而就,却带着无尽的欣喜与满足,挥毫,收笔,拜年去喽。

最后一笔,将是风字的最后一个笔画:一点。厚重的一点,是冬天播下的一粒种子,也是春雨里初绽的蓓蕾。点下去的那一刻,种子开始发芽,蓓蕾露出笑脸。花枝春满,九九八十一笔,九九八十一天,每一天,都是岁月里盎然的一笔,都是那么美好,值得我们用心去书写,去认真真真地度过,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,这样的冬天,应是人间最好的时节。



弄璋诗(夜合欢)(书法) 邹国平